

一支笔

小说精粹

玻璃美人

(一)

赵希方 编著

人生就像一场戏，
坎坷的路途迷失了自我
的思维。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玻璃美人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人生就像一场戏，坎坷的路途迷失了自我的思维。
是什么鼓足了你的勇气，使你勇敢地站起来，去面对新的挑战？是“爱”，只有爱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奥秘，为了这个伟大的支撑点好好的努力吧，去爱你该爱的人，所爱的人。



目 录

目

录

姑姑的男朋友	(1)
作 弊	(16)
安排	(31)
报告	(47)
变心	(63)
别人的故事	(80)
不怕	(96)
玻璃美人	(101)
沉湎	(106)
重逢	(111)
存稿	(127)
粉红色新大衣	(132)
五九	(147)
同盟	(151)
微神	(162)
柳家大院	(175)
眼镜	(187)
热包子	(195)
大悲寺外	(199)

开市大吉	(217)
抱孙	(225)
铁牛和病鸭	(235)
爱的小鬼	(247)
马裤先生	(253)
歪毛儿	(259)
黑白李	(270)
也是三角	(285)
恋	(298)
不成问题的问题	(309)
一筒炮台烟	(346)
上任	(360)
善人	(378)
痕迹	(384)

一支筆小說精粹





姑姑的男朋友

玻璃美人

姑姑打电话来叫我到伦敦去，我只好请两天假，连同一个星期，一共四日，到伦敦去陪她。麦伦一定要吵着陪我下去，这使我很气，两年了，我与她在一起足足有两年了，他始终似防贼似的防我，天地良心，自从与她在一起之后，我一眼也没有瞧过别的男人，他却还把我盯得紧紧的，丝毫不放松，我实在有点吃不消。

于是我狠狠的拒绝了他。像什么话呢？一个大男人，放着多少正经事不做，却跟着女朋友跑进跑出。我把姑姑的电报给他看了，叫他好好的留在剑桥。

我一个人开车下去的。是的，我听他的话，不准超车，只许开六十哩，不准让人搭顺风车，定好了路线，他噜噙得像个老太婆。

我一向认为爱是一种眉梢眼角的默契，麦伦的毛病是他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不过这些年来，我也只有他一个男朋友。反正找男朋友之难，也不用说了，简直不足为外人道。

到了伦敦，姑姑住在丽池，姑姑一向是这样的，什么都要第一流。她也赚一点钱，但是她对生活的享受要求很高，里华得犹如亿万富翁。

她不装穷，她也不充阔，她的口头禅是“赚了不花，留给谁？送真贴小白脸不成？”所以她拚命的赚，拚命的花，我一

向佩服她这种末日将至的派头。可是末日对姑姑来说,还很远呢,虽然三十多岁了,看上去,永远只像十八九岁,不骗你,即使在阳光底下,也不过是脸色苍白一点,脸上没有皱纹。她有她的秘方。

这次她来英国,又是为了什么?

我打了电话上她房间,她很高兴,命令我马上到。

我乘电梯上去,她在等我,衣着非常的整齐,黑发束在脑后,身上是最新的意大利真丝衬衫与长裤,黑底子上都是深红翠绿的大花。她的皮肤雪白,益发显得透明一般。

见了她我只好笑。我刚去了摩洛哥回来,晒得像炭似黑,牛仔裤,短头发,谁还想到我们是两姑侄呢?差太远了。

我笑着与她拥抱一下,她吻了我的额角,用她那流利的法文问:“你怎么了,弄得叫化子似的,叫你妈妈担心死了,看上去挺累的样子。”

我说:“姑姑,你知道我只会三五句法文,饶了我吧。”

“没出息,学了十多年,还是那三句。”

我笑。“你好吗?来做什么?这么远的飞机,坐死人,飞机到了,人也完了。”

“我是跟一个朋友来的,”她说:“他要做点生意,我反正有空,来看看你。”

“我正忙功课呢,没有几天空。”我说。

她倒了一杯茶给我喝。

姑姑始终没有结婚。好几次大家都以为她要嫁了,到头来还是一笔勾销,很有一种失望。一家子都希望她快点嫁,急了廿年,现在也渐渐淡忘了。

所以我问:“谁是你的男朋友?”





她笑，“等会儿我们一块吃午饭，你可以见到他。”

“去哪里吃？”我问。

“你要去哪里？”她反问。

“去哪里？我怎么知道？我们不过是买一包炸鱼薯条，一罐可口可乐，到公园去找张椅子坐下，吃完了起身走，如此罢了，已经是大餐了。”我笑。

“就这么办。”她说。

我不置信地看着她叫。

然后她的男朋友来了，我抬头，很有一种笃讶的感觉，他是一个中年男人。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与姑姑是十二分配对的，他的动作与姿态有种说不出的雍容大方，自然美观，他是那种把康斯丹顿当大力表戴的人。

呀唉，我想，这一次姑姑可找到她的对象了吧。

我利用着我的年少无知，傻傻的瞪着这个男人。

姑姑笑：“小四，见过张叔叔。”

我只笑了一笑，仍然无赖似的盘在沙发上。

他也向我笑一笑，拉起姑姑的手，“肚子饿了吗？”

姑姑说：“吃过早点了，小四说咱们买了东西到公园坐着吃，你看如何？”

他笑，“多么奇怪的孩子。你说好就好吧，我现在去打几个电话，十二点钟过来，一会儿见。”

他开了门走，临走向我点点头。

我待他关上门就说：“多么漂亮的一个男人，连腰身还是细细的呢。比下去了，一些年纪轻，见不得大场面的男孩子全给比下去了。”

姑姑笑，“但凡男人，若实在年轻，也还有可爱的地方，至

少他们是可以原谅的,过了廿一岁,没上四十岁,这一段岁数最可怕。”

我问:“你没与他睡一间房间?”

姑姑说:“为什么?我最痛恨早上起来,看见一个男人蹲在厕所上,然后洗脸刷牙,我疯了?”

这些年来我不结婚,就是为了逃避这种丑态,难道偶然到英国来走一次,还得受这种痛苦?”

我看她一眼,“你来英国八百多次了,彷彿百来不厌似的,真叫人不明白。”

“你呢?与谁同住?”姑姑问。

“一个人住!”我不屑的说:“谁养得起我?我干吗要跟谁住?我是最最老派的,同居我不干,结婚,谁出得起价钱,我就嫁谁,根本婚姻就是那么一回事。”

“看着!这是什么论调,这是廿一岁女孩子说的话吗?”姑姑取笑我。我往她床上一躺,累死了。开了近四小时的车,人眼金睛的,我打算睡一觉。没想到躺了一会儿,竟然真睡着了。

姑姑的男朋友很准时到,他穿黑毛衣,黑裤子,黑外套,皮鞋却是灰色的。姑姑取出了她的皮大衣,我自床上跳起来,披上尼龙茄克。

姑姑横我一眼,“你妈不是买了好几件像样的大衣给你?那件银狐的,连我看了都羡慕,你偏偏走到哪里都装个嬉皮样!”

我跟她男朋友说:“你别看我这姑姑,看上去很大方,可是也非常喜欢教训人,你当心了。”

姑姑说:“这小鬼,没上没下的。”





我们一齐外出。英国的春和秋是分不清的。除了落叶一地的落叶，我们选了植物园，圈子一进门就是一莲蓬的凤尾草与三色堇，都是最贱的花草，因栽培得好，很有一种仙意。

我们在湖边坐下来，张叔叔还真买了热狗、牛奶、冰淇淋、糖果。我吃了起来。姑姑没有动，她的胃注定是要吃西瓜燕窝的。倒是张叔叔，他不介意，陪着我吃了起来。

湖对岸的杨柳，一蓬一蓬的落下来，英国的景色是千篇一律的，我觉得寂寞，说要回去了。姑姑是巴不得我有此一说，于是大伙儿打道回府。

姑姑在哈劳买了几件衣服，往床上一躺，她说她不舒服，叫医生来看，果然有点发热，医生放下药，就走了。姑姑吹不得风，见不得阳光，但是她精神却还好，躺在床上跟我聊天。

她说：“其实说上来没人相信，我像你这年纪，比你还疯，到底那个时候还封建一点，我是不理的，骑马露营游泳，什么都来，她们都叫我疯子。现在……不行了。适才坐在湖边，勾起许多前尘往事，当年有个心爱的男孩子，也陪我这么坐过，多少年前的事了，一下子涌了上来。做人是不能想的，多想无益。”

“不如结婚吧，养个孩子，整天为他喂奶洗屁股，一晃眼就三十年。”我说。

姑姑笑了。

晚上姑姑与张叔叔有个约会，因她不能去，她叫我代她，我穿了她的衣服，略为小了一点，也无所谓，而且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搽了一层油，姑姑的晚服是白色的，露着背，衬得我的背更加像巧克力似的，好，今夜我丢脸是丢定了。

张叔叔把他的车子开出来，他们这种有气派的人，旅行先要把车子运了过来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看样子非常富贵，姑姑嫁了他也好，姑姑是不能嫁穷人的。

那个宴会里全都是所谓上流人物，洋人占大多数，那种英文，是捏着鼻子说出来的，听了使人吃不消，中国人也有，又拚命的充洋，我坐在那里吃饭，吃得如坐针毡，不是说我应付不来，而是应付得太吃力，累都累死了。

饭后还要跳舞，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但凡有老甲鱼来请我跳舞，我都说头痛。谁高兴与老头子们拥拥挤挤的？终于张叔叔抽空过来与我聊天。

我说：“你们天天来这种地方，不怕闷死？”

他笑笑，“我们都老了。”我抗议：“没有他们老。”

“也差不多了。带了 you 出来，你瞧这些人多么妒忌，大概非常佩服我有办法，骗了一个小孩子来玩，且又是一个美丽的小孩子。”他还是微笑。

我？美丽？我张大了嘴巴。我过重了十四磅，没有化妆，没有礼貌，没有珠宝，我？

张叔叔端详我一会儿：“现在我明白了，青春是什么。”

我笑，“再过九个月，我都廿一岁了。”

他笑，“你姑姑跟你很像吧？”

“其实姑姑是很波希米亚的，你没有看出来？”

张叔叔又笑，“我怎么不知道？她的波希米亚，跟她的化妆一样，是一种装饰，她是再布尔乔亚没有的了，即使穿一件掠皮茄克，还是要略脏了才肯穿出去，太新的不好看。”他淡淡的说。

我有点气，“姑姑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早几年认得她……





反正她不是一个造作的人。”

“你不要紧张，我怎么敢得罪她？”他向我欠欠腰，“女人要是不造作一点，也不是女人了。”

要是别人说这种话，我一定听不进去，可是他的语气是非常温和的，他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温柔，很容易接近的。我仍然毫无风度美态可言的坐在他身边。

我说：“我姑姑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你可以娶她，你结了婚没有？可以离婚。”

“我早已离婚了。”他说。

“哦。”我说：“那更没有问题了，你有没有想过要跟她结婚？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看过了，也只有你配得起，你可以考虑一下。”

他微笑，“我一定考虑，多承你看得起我。”

我白他一眼，“我发觉你说话没有诚意。”

“来，小四，我们跳个舞，跳完舞就回家。”

我跟他下舞池，老实说，跳这种舞简直要我的命，什么狐步、华尔兹，我是一窍不通的，只好跟他一步步的走，只希望没踩到他脚趾。

他跳舞跳得很好。男人到他这个年龄，如果有钱有势，一定是很可爱的，年轻时的轻挑与不负责任全部不见了，现在是在是体贴与了解。

我说：“如果你娶了我姑姑，我可以叫你姑丈。”我实在想姑姑嫁个人，长年地吊儿郎当算什么？大大小小的事又乏人照顾，表面上看来好，静下来的时候，那痛苦也只有她一个人晓得。

张叔叔答我：“结婚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他停了一

停，“你们小孩子看来，真是简单得很，其实两个人共同生活……”

“告诉你，错过这机会，打亮了灯笼没处寻去。”我无意地一脚踏了上去，“对不起。”

他还是微笑，“你有男朋友吗？”

我想到麦伦。他也算吗？人家的男朋友出钱出力，他独出一张嘴，整天听他说话都烦死了，所以我摇摇头，反正把麦伦抬出来，也不过是惹笑。

“没有？一定有的。”张叔叔像看穿了我的心事。

“马马虎虎，算不得数的，暂时叫他陪陪，找到更好的他就完蛋，那决不是可以过一辈子的人，有时见得多了都烦，不过差他做做小事情，还是方便的。”

张叔叔笑，“看现在的女孩子有多坏！”

“坏？实际才真，你以为世上人都像我姑姑？我们这一代，打定了主意，非得好好的替女人出一口气才罢。”

他笑了，忽然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我不出声。在这个时候，那首音乐也就完了。

他说：“我们走吧。”

他替我穿好了大衣，扶着我离去。找到了车子，又替我拉开车门。我心想，这种待遇，也只有在中老年人身上可以享受得到。年纪轻的男人一味只晓得霸占拥有，最好不花半点气力便把女人弄到床上去。男女是不能平等的；男女平等，女人便糟糕了。

在车子里，我嗅着他身上剃须水的味道，十分的陶醉，有这么一个姑丈，走出去，一定够面子，有味道。我承认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幼稚而虚荣。





到了酒店，他把我送到姑姑房门口，说：“一会儿我就过来。”他回自己房去了。

我推门进去，姑姑依然靠在床上看小说，见到我回来，笑问：“好玩吗？”

我答：“玩是一点也不好玩，不过张叔叔实在是个很可爱的男人，我想做他太太一定是不错的。”

姑姑冷笑，“说你小，是不错，越可爱的男人，越不能做丈夫，这一点你也不明白？”

“是不错，可是总不能特地嫁个苗头呀！”“这年头，苗头也靠不住！”“那怎么办？”我反问。“不要嫁。”姑姑说。

“他实在是不错的呢。”

“那自然，”姑姑笑道：“他还不至于引诱良家少女。”

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张是可以做丈夫的。我把姑姑的衣服换下挂好，穿回自己的毛衣长裤，坐在地上看画报。

姑姑忽然说：“你想我们能结婚吗？”

“当然可以！！”

姑姑摇摇头，“不可能。我或者会结婚，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你想想，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我又有多少往事，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不说话，我都知道他想什么，根本一点好奇与神秘都没有，也根本不需要矫情做作，我们是现炒现卖的。”

“那也好，干脆点。”我说。

“好是好，可是恋爱不是这样的吧？男人没问题，我们女人，有个毛病，到了八十岁，还是想恋爱，想想真恐怖，心都寒了起来。”姑姑笑了。但是那笑里一点笑意也没有。

我不出声，我比姑姑开心，因为我还有时间可以浪费，目

前我是不担心的。

但是我觉得姑姑如果放胆子把真心拿出来,情形会同样,现在两个人像捉迷藏,弄到几时去呢?这是他们成人的游戏。我不懂。

没多久张叔叔便过来了,他带上来一束花。姑姑仍然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又埋怨着她的病,说了很多好听、不着边际、客气的话。

张叔叔坐在沙发上微笑。我看着电视。

然后他说:“明天要是好一点了,我们去骑马。”

姑姑说:“最多不过是可以上街喝杯茶罢了,骑马怎么骑得动?你找小四吧,她什么都行,马球她都行。”

张叔叔转头问我,“真的?”他有点诧异。

“你们不见我肩膀有多宽?我已经练得像女泰山了。”我说。

他们都笑。张叔叔边笑没摇头。

姑姑说:“明天你们去吧。”

我说:“姑姑,你怎么搞的?走到那里病到那里,你应把身体调养好才是啊。”

“我已经在吃苦了,你还来埋怨我!”姑姑笑。

“你来陪我看电视如何?”我问:猛然想起,“喂,你们鬼鬼祟祟,是不是有要累的话要说?我回避一下如何?”

姑姑连忙说:“没事……”

我已经跳起来拉开门走了。

到街上吸了口新鲜空气,一路散着步。有两个男人在酒吧门口拥吻,我眼角带过,便走得远远的。一个叫化子躺在地上,再躺一个月就该冻死了。一个妓女站在路灯下,她们





专拣路灯站，仿佛是一种默契，妓女永远看得出是妓女。色情书店这么晚还没有关门。小食档都是中国人开的。

谁说伦敦不寂寞呢？与香港一般的寂寞。我踢起一块石子，因为人根本是寂寞的。

仰起头，一个好月亮，是十五，是十六？外国人不讲究这些，外国人从不咏月亮。

且不管以前怎么样，姑姑是应该结婚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即使我，也还是要结婚的。

我走得很远很远，等到我觉得危险的时候，人笨钟在敲一点钟。

我叫了街车回去。

张叔叔在酒店大堂内破步，一脸焦急，见到我，他跳起来——“你这孩子：真正急死人了！再不回来，要叫警察了，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危险？”

我笑笑。

他把我拥在怀里，“快上楼去见你姑姑！”

姑姑说：“下次不准了！”

张叔叔看着我笑，“小孩子就这样，永远猜不透他们下一分钟会做些什么事出来，虽然提心吊胆，可是也很刺激。”

姑姑看了他一眼，很深长的说：“自然不比咱们，年纪大了，翻不出花样来。”

张叔叔有点尴尬，但是他淡淡的说：“你太多心了。”

姑姑一笑就没再说下去。

他们并不快乐吧，两个人都善于伪装。大人就是这样，好好的事，简单不过的事，一定要弄得很复杂不可。我不明白。这次我是不该来的，夹在他们两个人当中，但是又的确

是姑姑叫我来的。

当夜我与姑姑睡了,我没有说话,好让她多休息一下。

第二天一早,张叔叔真的近来问我们要不要骑马。我便牵了张叔叔的马,还没骑过这么高的马呢,我略为一夹腿,马便奔了出去,那种速度比起开快车,又是一番滋味,风打在脸上火辣辣的,又夹着雨丝,跑道的呢松而且换,一股泥土芳香。

做人要做有钱人,特地来英国骑马,多棒。

下马时张叔叔扶我,我一身汗,他连忙把大衣披在我身上,防我着凉。

我笑,“浑身臭了。”

姑姑说:“可证你出了风头,到处有人问这东方小姐是谁呢。”她笑着。

“有没有伯爵亲王问起?”我也笑。

“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姑姑说:“你去买一套衣服,叫张叔叔陪你。”

姑姑为什么一直叫张叔叔陪我?她为什么要装得不在乎?

我转头看张。

“我们这就去,”他很爽快的答应了,“你呢?”他问姑姑。

“我到古董店去一下子。”她说。

“好,中午见。”张叔叔说。

姑姑叫了车子走了。

我与张叔叔到李琴街看衣服,一迭闲谈着。这些时装店都有模特儿穿出来看的。我一身臭,但是只要身边有钱,可以吧?

